生長

齊邦媛

生長是令人欣喜的事。

「書評書目」問世，生長到茁壯給讀書的人無限的鼓勵。辦期刊雜誌的艱難常是漫畫和幽默小品的題材。使世人由懷疑和嘲諷轉爲尊重的過程中，架構的鋪設，篇章的取捨，乃至字句的斟酌都是決定它生存價值的因素。從一篇平平實實的發刊詞開始，從雙月刊到月刊，兩年來「書評書目」已建立了自己的風格。帶着溫文儒雅的豁達，它堅定地生長，實現它一年前重申的諾言：整理書目；建立嚴正的批評風氣；開拓讀者胸襟，提倡讀書風氣；爲讀者服務。

在噪音充斥的世界上，文字的聲音顯得多麼微弱！許多值得細讀深思的書都塵封在角落裏，看着電視等等聲色之娛把多數人的性靈驅進淺灘。一週七個晚上，多少有用的眼睛凝注在螢光幕上，「放鬆」身心。書和許多人的緣份已盡。若不是還剩下一些「頑强」的人渴望書中的智慧，深信文化的延續是自己的責任，人類將往何處去？

彭歌在愛書的人前記中把愛書的人分爲三種：第一種是生產書籍的人；第二種是讀者；第三

種是出版家及爲書籍和讀者服務的人。這第三種人所作的貢獻「無法全然孤立地加以衡量，因爲它幾乎在過去五十年間每一種學術活動中，都曾在默默之中扮演着影響重大的角色。」尤其現在世界各國每一年出版的新書在三十萬種左右，數量可驚，我國出版的書佔這三十萬册中百分之幾？其中有傳世價值的又有多少？像我們書店陳列書的方式，已給讀者很大翻閱的便利，但是並不能解除買書者的困惑。有名作家的集子內容貧乏的；有極值閱讀的書因作者尚未成名而湮沒無聞的，讀者既很少有淘金的時間去篩洗，「書評書目」專注於評介，負起傳遞火炬的工作，意義豈僅是整理，鼓勵而已！

寫此短文之前我重新讀了一遍已出版的十六期篇目，綜觀「書評書目」兩年來的特色，除書目整理外，最吸引我興趣的是兩類文章：一類是各種讀書的故事；另一種是譯文的評介與分析。

「讀書的故事」除了已由該社出版、亮軒所著誠懇充實的「一個讀書的故事」以外，最有內涵且自有情趣的有第十期所載子敏「大街小巷都走走」；第十四期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和第十六期吳相湘的「家居書店街，走到書店街」三篇。子敏在篇末說「這是一個狂熱的讀書的故事，這個故事還沒有完。」而且狂熱消化以後得到的是寧靜。這種情懷心境，不愛書的人怎能懂得！琦君的回憶文章有它獨特的風格，溫婉醇厚，祇有飽讀了中國詩書的人才能寫出來，也祇

有一顆溫柔的心能使回憶不放縱爲哀傷。吳相湘以史學家的手法寫讀書和藏書，把半世紀戰亂中書籍的遭遇融入敍述。如果吳教授眞會到光華商場開一舊書店，當是文壇佳話，知音是少不了的。這類文章實在該列入勵志文選，自有傳世的意義。

譯文的評介文章更可說是豐收。除了簡單的評介文章外，作精深詳盡的分析的文章卽有十八篇之多，而且都達到了「嚴正的批評」的標準。評論文章固不能全無主觀痕跡，學問修養愈深，立論愈公正。「書評書目」能刊出這十八篇言之有物的評論文章，很值讚美。坊間翻譯成中文的書大約超過了中文著作的數量，這已是可悲的現象，譯本若不忠實於原作又不自知文筆的拙劣，更需評論的文章來保護中國語文不受污染。我建議書評書目社在適當的時間內把這些篇評論分析的文章收輯成集，必可與思果，林以亮的論翻譯專書一樣有價值，進而鼓勵有志文學批評的青年人也作這樣的挑戰——實實在在地提出原文譯作對照，就事論事而不作人身攻擊，用積極的態度改進我們翻譯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的否決別人的一切成就。第三期思兼的「英譯文心雕龍」，第六期古添洪的論介「Legge 與 Pound 的詩經英譯」，第十一期景翔的「題內題外談『譯叢』」，和第十四期余光中評叢樹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的「廬山面目縱橫看」各有見地，如加以擴大以英文寫當是比較文學領域裏的好文章，比英美學者的評論更有可信性。T・A・三篇，評

Future Shock, Body Language 和 *The Great Gatsby* 的中譯本，都是穩妥可貴的勸告，希望譯者和出版家多聽聽這些諍友的話，則讀者幸甚，文化的前途幸甚！而第三期雨田的「余光中的『譯論』與『譯文』」；第九期亞青的「致何索書」；與第十期的魏枏的談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都是向「大牌」挑戰的文章，批評指摘凌厲得很，如果被批評者肯於答辯（心平氣和地），是學術的態度，如接受批評，是學術的風度，我認爲是翻譯研究者的福氣，能如此以文會「友」，而不結仇！今後樂見評論專書譯文的文章源源刊出！

對甫滿兩歲的「書評書目」我確有至深的期許：在今後的歲月中，盼能登載一些評介西洋重要著作的專文，從文化與文學的觀點介紹聖經，荷馬的史詩，柏拉圖全集，羅馬衰亡史等影響深遠的巨著。希望學者專家能以中國文化的觀點加以論述，而不是由外文逐字逐句譯來。消化了的觀念和流暢的中文是今日讀者最需要的，由於高等教育的普及，讀書的人已不純爲求消遣或迷信「開卷有益」了。至於每年選出「年度好書」等鼓勵工作亦頗值得做，不妨分爲中文，外文兩項，人文方面，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領域都應顧及。

生長眞是令人欣喜的事，尤其是有遠景的生命。